

“梦笔深藏五色毫”：中国古代梦笔传说及其类型分析

刘爱华

内容提要：毛笔，在古代，它不仅仅是一种书写工具，也是敏捷才思的物质载体和象征。同时，毛笔所承载的精神力量可以改变人的命运，影响社会发展进程。因而，梦笔，便成为古代文人的内在精神诉求。在纷扰的梦笔传说中，梦笔生花是其主体类型，从中衍生出不少其他类型，这种衍变再生产痕迹明显。

关键词：梦笔 传说 类型 再生产

毛笔，在古代，它不仅仅是一种书写工具，也是敏捷才思的物质载体和象征，正如汉代王充《论衡》所云：“智能满胸之人，宜在王阙，须三寸之舌，一尺之笔，然后自动。”^①因而，毛笔在文人心中的地位近乎神圣。

梦笔生花：传统文人精神诉求的微妙凸显

隋唐以来，科举制兴起，读书、考试和入仕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文人的“学而优则仕”的集体心理，外显为对读书、考试及文才的痴狂追求。毛笔对文人来说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表达的工具，也是通向仕途、通向荣华富贵的敲门砖。五色毫，或五色笔，成为文人们构建的一种集体想象，被赋予了神奇色彩，只要能够得到这样一支笔，便能化腐朽为神奇，从此妙笔生花，文思泉涌。现实中自然没有这样的笔，因而梦笔，不过是因长期知识积累、全身心投入于构思、创作而导致文章迅速精进的一种心理状态的折射。梦笔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文人真实心态和传播者拟真心态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人们借助梦笔传说，建构一种传奇，弥补了现实生活中无法企及的某些缺憾。这种建构通过不断层垒与叠加，不断衍变与传播，从而成就了中华文化史上色彩斑斓的一个个梦笔传说。

关于梦笔的传说，我国古籍有不少相关记载。“晋王珣，字元琳，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。人

^① 王充：《论衡》，陈蒲清点校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06年，第170页。

说云：‘君当有大手笔。’孝武哀策溢文，皆珣所草（又云是王东亭）。^①王珣（或王东亭）的才学文章早已为孝武帝所赏识，但因梦见被人授以如椽大笔之后，即得神助，文章更为精进。南朝梁代的纪少瑜，幼有志节，十三岁时文章就很出众。据说他的文才也源自梦笔。“少瑜尝梦陆倕以一束青缕管笔授之，云‘我以此笔犹可用，卿自择其善者。’其文因此遁进。”^②唐代诗人李峤、五代文学家和凝等的聪慧，也被打上梦笔的烙印，梦笔，成为他们聪慧敏达的一种佐证。

在梦笔传说中，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经典性传说不得不提，那就是梦笔生花。关于这个传说，据笔者了解，在民间主要有三个版本：第一个版本指涉南朝文学家江淹。据传，他一次夜宿吴兴城西孤山，梦见神人授其一支五色笔，“江淹梦得五色笔，由是文藻日新。”^③自此文思如涌，风骚绝代。第二个版本指涉唐代大诗人李白。李白诗篇飘逸灵动，豪迈洒脱，据说也与梦笔有关。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载：“李太白少时，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，后天才瞻逸，名闻天下。”^④还有一个版本指涉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。关于王羲之，我们尤为推崇的是其书法，其代表作《兰亭序》被称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。但关于其文章修辞，我们所知甚少。有趣的是，在江西李渡（古临川辖区）也流传着王羲之的一个梦笔传说，所指涉的却是其文章才思。据说，王羲之任临川内史时，曾构思一文，数日未得一字。某日，其友登门造访，送来清远（李渡古代称谓）制“纯净鼠须”毛笔一支。羲之甚喜，怀笔伏案酣然入睡，朦胧间，梦见手中毛笔开花，光彩满室，醒后，文思如涌，挥笔成文。为此，他给这支笔取名为“梦笔生花”。^⑤“梦笔生花”此后一直成为李渡毛笔中的著名品牌。

当然，三个版本的梦笔生花传说，最富戏剧性和传奇性的就是江淹的传说。江淹并没有那么幸运，梦笔生花之后，其才华并没有一直得以保持，到了晚年开始衰退，是谓“江郎才尽”。据说这也和梦笔有关。“淹少以文章显，晚节才思微退……梦一丈夫自称郭璞，谓淹曰：‘吾有笔在卿处多年，可以见还。’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支以授之。尔后为诗绝无美句，时人谓之才尽”^⑥。钟嵘甚至在《诗品》中批评他“尔后为诗，不复成语”^⑦。江淹不幸，梦见郭璞，把那五色神笔硬讨了回去，江郎自然难免“才尽”了。

此外，江淹不仅因为梦笔生花和江郎才尽的传说而声名远播，而且其传说在为世人所传扬的同时，也把五色笔或五色毫的典故楔入了中国文学。自此，江淹、五色笔或五色毫也成为

① 苏易简：《文房四谱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3页。

② 李延寿：《南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，第1786页。

③ 苏易简：《文房四谱》，第5页。

④ 王仁裕：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16页。

⑤ 李渡镇人民政府编纂委员会编《李渡镇志》（样稿），内部资料，第203页。

⑥ 李延寿：《南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，第1451页。

⑦ 钟嵘：《诗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1年，第32页。

文人们抒怀的一个重要对象。

梦笔生“它”：梦笔传说衍生的变异类型分析

梦笔生花,这个传说是一个典型的因果类型传说,因为梦笔,梦到笔毫上开花,所以文思泉涌,才思敏捷,文章大进。如果说梦笔生花是梦笔传说的主体类型的话,那么以之为原型或范式,梦笔传说还衍生出了一些其他类型,即梦笔可以生“它”。

第一种类型是代梦。梦笔者不是自身,而是其母,也许缘于母子连心、血脉相连的情理逻辑,母亲怀孕时梦笔所获神奇禀赋可以像基因一样传递给子女,甚至可以说母亲只是桥梁和介质,子女才是梦笔之象的归宿。因而,母亲怀孕时若有梦笔之象,某种意义上就是代替子女梦笔,梦笔所赋予的敏捷才思自然可以被“遗传”至后代身上。北宋宰相范质出生之时,其母梦笔,显然,神圣的笔神光顾的不是其母,而是借其母之梦,把超群的聪慧、才气、禀赋传递给了范质。“质生之夕,母梦神人授以五色笔。九岁能属文,十三治尚书,教授生徒。”^①与范质一样,元代大诗人杨奂,其母在生他之时,也做了一个梦,除了梦到东南日光照射其身的神异之事,也曾有梦笔之象,杨奂自然因之秉承了卓绝的文思禀赋。“母尝梦东南日光射其身,旁一神人以笔授之,已而奂生,其父以为文明之象,因名之曰奂。”^②此后,杨奂才华卓绝,博览强记,文章语句新奇,不蹈袭古人陈言。

第二种类型是善书。这种梦笔类型与主体类型类似,不过它的对象不同,梦笔不是文章大进,而是书法精研能够攀升到一定境界,融会贯通,书艺超人。这种类型笔者仅见一例记载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梦笔传说。《墨薮》记载:“余中宵之间,遂梦吞笔,既觉之后,若在胸臆。”^③虞世南勤学苦练,梦到把毛笔吞进胸腹,从此,学书融会贯通,胸有成“书”,不再凝滞,书法渐趋于精臻。

第三种类型是升官。这种梦笔类型与主体类型亦有共同之处,但不同之处,却不在梦笔后的文思拔萃,而是官运亨通。如后晋宰相赵莹为布衣时,在华岳庙祈祷后,梦神人赠以一笔二剑,自梦笔之后便飞黄腾达。“石晋朝丞相赵莹布衣时,常以穷通之分祷于华岳庙。是夜梦神遗以一笔二剑,始犹未寤。既而一践廊庙,再拥节旄。”^④所梦之笔和剑,自然被附会成神所馈赠的权力和地位。在《旧五代史》中,情节有所差异,所获赠的只是一剑一笏,并非毛笔。三国吴主孙权,也曾有异梦,梦见毛笔点额。“吴孙权常梦北面顿首于文帝,顾而见日,俄而日变

① 脱脱:《宋史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7年,第8793页。

② 宋濂等:《元史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6年,第3621页。

③ 韦续:《墨薮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,第45页。

④ 苏易简:《文房四谱》,第21-22页。

为三日。忽见一人从前以笔点额，流血于前，惧而走之，状似飞者，复坠于地。觉以问术士熊循，循曰：‘吉祥矣，大王必为吴主。王者，人之首。额者，人之上。王加点，主字也。在前而来，王者之群臣也。虽主意未至，而群下自逼矣。血流在前，教令明白，当从王出也。’”^①经历此梦后，孙权更是坚定与魏抗衡的决心，以致有后来三国鼎立之势。梦笔虽然只是一个楔子，在梦中无足轻重，却无法取代，因为笔在古代是通向权力和地位的重要媒介。北齐开国皇帝高洋亦曾有梦人以笔点额的异梦。“帝自居晋阳，寝室每夜有光如昼。即为王，梦人以笔点己额。旦日，以语馆客王昙首，曰：‘吾其退乎？’昙首拜贺曰：‘王上加点为主，当进也。’”^②与孙权一样，高洋梦人以笔点其额之后，果然仕途腾达，后取代西魏，建立北齐政权。

五代时期的马裔孙，年青时曾于上邽神祠祈祷前程，夜里梦到神赠予一大一小两支笔，后来仕途发达，堂吏进献一大一小两支笔，正与昔日所梦相同，应验了“鸿笔”之兆。“近朝丞相马裔孙幼干禄，祈于上邽神，梦与二笔，一大一小。后为翰林学士，及知贡举，自谓应之。大拜之日，堂吏进二笔，大小与梦相符。”^③与他人梦笔相比，其梦笔之事更为神奇。他不但梦笔，而且梦笔之象与现实契合、对应，因而，仕途平坦、显赫自不待言。在《旧五代史》中，对马裔孙的梦笔传说记载得更为详尽。“裔孙初为河中从事，因事赴阙，宿于邽店。其地有上邽神祠，夜梦神见召，待以优礼，手授二笔，其笔一大一小，觉而异焉。及为翰林学士，裔孙以为契鸿笔之兆。旋贡举，私自谓曰：‘此二笔之应也。’洎入中书上事，堂吏奉二笔，熟视大小如昔时梦中所授者。”^④很多文人所梦都只一支笔，马裔孙却梦见一大一小两支笔，这两支笔无疑给他带来了官场的鸿运。当然，他的鸿运并未一直延续，也许是其所梦之笔并未“生花”的缘故吧。他给人的印象并不怎么好，办事无能，不谙典章，遇事只用“援据”二字并署个名，平时又极少会见宾客，故而被时人讥为“三不开”丞相，即“口不开、印不开，门不开”。后来晋高祖石敬瑭篡位，他无所作为，不久便被废归田里。

第四种类型是辟邪。这种梦笔类型与主体类型有较大差异，笔不是作为文才的象征，而是作为一种神灵的符号，用来辟邪。《搜神记》曰：“王祐病，有鬼至其家，留赤笔十余枝于荐下，曰：‘可使人簪之，出入辟恶，举事皆无恙。’（又与上类：王甲李乙，凡与书，皆无恙。）”^⑤毛笔已经具有了镇魅驱邪、消灾祛秽的功用，王祐在病中梦见鬼神（赵公明参佐）索其魂魄，因其清廉孝顺，鬼神同情他并送他赤笔（放在草席下）以辟邪，从而大病不久即愈，从鬼门关里

① 苏易简：《文房四谱》，第 19 页。

② 李延寿：《北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 年，第 244 页。

③ 苏易简：《文房四谱》，第 22 页。

④ 薛居正等：《旧五代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6 年，第 1671 页。

⑤ 干宝：《搜神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9 年，第 63 页。

捡回了一条性命。

当然,文人梦笔不一定都能辟邪,偶尔它也和凶兆联系起来。“邹忠公梦徽庙赐以笔,作诗记之。未几,疾不起。说者谓‘笔’与‘毕’同音,盖杜牧梦改名毕之类。”^①原来,“笔”与“毕”同音,梦笔,也是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征兆。无疑,这不过是一种附会。

此外,由梦笔辟邪类型还衍生出了毛笔的一种独特功用,毛笔成了一个符号,具有同香火一样的功能,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。《搜神记》曰:“益州之西,云南之东,有神祠。剋山石为室,下有神,奉祠之。自称黄石公。……诸祈祷者,持一百钱,一双笔,一丸墨,置石室中。前请乞。先闻石室中有声,须臾,问来人何欲。既言,便具语吉凶,不见其形。至今如此。”^②在这里,不是梦笔,而是毛笔本身成为一种祭祀用品,通过笔墨等沟通作用,使得黄石公(张良师傅)这位衍化的具有神异色彩的人神(或曰笔仙)能为前来祭祀的祈祷者预测人生吉凶。

且持梦笔轻淡描:中国古代梦笔传说浅释

梦具有某种神秘性或神奇性,无可名状,来去无踪,无法捕捉,但梦并非完全虚无飘渺,相反,在日常生活中仍可找到其原型。毛笔,进入文人的梦中,也并非什么奇事。因为毛笔在古代文人心中象征着一种智慧,是文思弘敏、物我相融的精神符号。关于梦笔传说的形成及其衍变,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阐释。

第一,毛笔与文人的命运直接相关,在其心目中地位崇高,梦笔实是期待拥有超群拔萃的才思。《释名》曰:“笔,述也,述事而书之也。”^③笔是叙事的一种工具,不仅能够表达自我,进行情感交流,而且具有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的神奇力量,是“文翰将军”,能够超越自我,作用和影响社会。对于文人来说,后者的作用更为重要,可以说是文人用来谋生的工具。自古以来,毛笔的“述事”之功用便日渐明显,不断受到文人们的推崇与赞咏。诸如杨雄用反诘的语句高度赞扬了毛笔的缘起性价值,“孰有书不由笔。苟非书,则天地之心、形声之发,又何由而出哉!是故知笔有大功于世也。”^④蔡邕对毛笔的“述事”之功描绘得更为详尽:“画乾坤之阴阳,赞宓羲之洪勋。……象类多喻,靡施不协。”^⑤东晋文学家郭璞由衷赞叹毛笔“经天纬地”“功盖万世”。“上古结绳,易以书契。经天纬地,错综群艺。日用不知,功盖万世。”^⑥西晋

① 陆游: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十,北京:中华书局,1979年,第134页。

② 干宝:《搜神记》,第52页。

③ 刘熙:《释名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,第95页。

④ 苏易简:《文房四谱》,第1页。

⑤ 蔡邕:《笔赋》,载费振刚、仇仲谦、刘南平校注《全汉赋校注》(下册),广州:广东教育出版社,2005年,第929页。

⑥ 严可钧:《全晋文》(下册)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9年,第1291页。

文学家成公綏认为毛笔是“天下之伟器”，极力颂扬其伟大功用，“治世之功，莫尚于笔。能举万物之形，叙自然之情；即圣人之志，非笔不能宣；实天下之伟器也。”^①

因而，才思敏捷、下笔成文便成为文人们孜孜以求的梦想，虽然这种梦想蕴含了更多企望仕途发达的成分。有道是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”。如果一个人身心过于专注地做一件事情，白天思索的问题有时就会在梦中呈现。正如弗洛伊德所说：“其实在白天最引起我们注意的完全掌握住了我们当晚的梦思。而我们在梦中对这些事的关心，完全是在供应我们白日思考的资料。”^②梦笔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梦“文”，可能因为白天对文辞推敲甚勤，或因思考某个东西时文思凝滞，因而特别期待拥有一支随心所欲、挥洒自如的神笔，从而能够写出惊神泣鬼、玄妙莫测的锦绣文章。这样一种急切的渴望，以潜意识的方式出现在梦境中。梦笔，尤其是梦见五色毫或五色笔，可以说，实是敏捷才思以物态形式在梦中的一种呈现，是文才精进的一种征兆。

第二，与毛笔对社会的重要影响相联系，毛笔所承载的精神力量已成为文人们心中的一种坚定信仰。毛笔，在文人心中地位尊崇，就在于它能够改变社会发展进程，口诛笔伐、神来之笔、笔扫千军、笔削褒贬、笔枪纸弹等成语说明毛笔的功用已经超越了工具本身，极大地影响着社会文明进程。毛笔所承载的精神力量从大的方面来讲，可以影响社会发展进程，改变一个民族、国家的历史文明，从小的方面讲，它可以主宰或决定人的生死与事业，因而毛笔及其笔下所凝注的才思，被赋予了神灵的符号，成为一种信仰。对文人来说，他的笔端所写，完全可以主宰或决定其生死荣辱，因而毛笔的功能类似掌管生死的神灵，可以镇魅辟邪。

第三，梦笔传说源自对无法解释的敏捷才思的一种期待或想象，它掩盖了现实生活中主人公的勤勉奋斗。虞世南为唐初书法四大家，他学书勤勉，认为专精必有诚应。“虞世南云：羲之谓耽玩之功，积如山丘，张芝学书，池水尽黑。当其雅趣，求彼真意，无图其形容而滞于体质。此贵乎志意专精，必可成应也。”^③因而，他虽有吞笔之梦，但自己努力“足明至诚感神，信有征矣”^④，同样，江淹梦笔生花之后，诗文重于当世，源自他勤勉努力，善于模仿前人，“文通诗体总杂，善于摹拟”^⑤，在摹拟古诗方面卓有建树。但于前人范式亦步亦趋，缺乏探索创新，因而，其晚年的“才尽”，从根本上来讲，在于他止步于摹拟，缺少思索探究，泯灭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。

① 严可钧：《全晋文》（中册）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99年，第616页。

② 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：《梦的解析》，丹宁译，北京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，1998年，第77页。

③ 韦续：《墨藪》，第45页。

④ 同上，第45页。

⑤ 钟嵘：《诗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1年，第31页。

第四,梦笔传说的衍变经历了文人或民间的再生产,从而形成了一些互歧的传说类型。如“江郎才尽”的传说,还有另一个版本。“淹少以文章显,晚节才思微退,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,始泊禅灵寺渚,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,谓曰:‘前以一匹锦相寄,今可见还’……自尔淹文章蹶矣。”^①有意思的是,这里是说江淹梦“锦”,被自称张景阳的人索去后,江郎文章大不如前了。到了宋代这个梦“锦”的传说便衍化成梦笔,张景阳也被郭璞即郭景纯所代替。《太平广记》载:“宣城太守济阳江淹少时,尝梦人授以五色笔,故文彩俊发。后梦一丈夫,自称郭景纯,谓淹曰:‘前借卿笔,可以见还。’探怀得五色笔,与之。自尔淹文章蹶矣。故时人有才尽之论。”^②这里不但把梦“锦”篡改成了梦笔,而且张景阳也被替换成郭景纯。造成这种衍变的原因,可能和文人的再生产及民间的讹传有关。再如李白梦笔传说,就出自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这种逸闻类小说,自由发挥的程度很大。这个传说很可能是以江淹梦笔为模版,逐步演化而来。此外,梦笔传说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很多情节也可能会经历湮灭——增补——整合的过程,或者出于功利目的人们可能会对其情节进行解构、重构,从而衍变成新的梦笔传说。如江西李渡的王羲之梦笔传说,为现实所需进行再生产的痕迹很明显。

毛笔,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明,其所承载的精神力量可以改变人的命运,影响社会发展进程,因而,渴望一支化腐朽为神奇的如椽大笔,渴望文思敏捷、仕途发达,便成为古代文人的内在精神诉求。梦笔,便是这种诉求的一种心理补偿或微妙凸显,是文思精进的一种征兆。在纷扰的梦笔传说中,梦笔生花是其主体类型,经历文人及民间的再生产,梦笔生花传说情节不断被解构、重构,从而衍生出不少其他类型,共同形塑着梦笔传说的神奇与妖娆。

本文系江西师范大学青年成长基金项目“文化生态视域下的毛笔文化保护与传承”的阶段成果。

(刘爱华,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、江西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)

【责任编辑:毛巧晖】

① 李延寿:《南史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5年,第1451页。

② 李昉等:《太平广记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1年,第2192页。